



那是什麼感覺…

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我們每天都會收到電子郵件及信件，提供有關扶輪社員及他們作為的報導構想。2014年，我們收到加州一位名叫琳達·莉薇 Linda Le Vine 的扶輪社員主動寄來的手稿。在這份稿子中，她描述 6 歲時身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自己如何度過倫敦大轟炸。她的故事扣人心弦，可是我們沒有適當的地方刊登它及類似的故事。可是我們深知它具有感動讀者的潛力，還是把它留下來。

幾個月後，《紐約》(New York) 雜誌刊登一系列「那是什麼感覺」的不定期專欄。我們深受啟發，翻找我們的檔案及電子郵件，不久便明白我們有足夠的構想可以把做過或經歷過不平凡事物的扶輪社員、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計畫前受獎人的故事填滿一整期的版面。相信詩人艾略特 T.S. Eliot 所說的：「好作家用借的；偉大作家用偷的」，我們也把 2016 年 1 月號的 17 個故事叫做「那是什麼感覺」。

那一期的雜誌包括莉薇的故事，連同其他安然度過劫機、騎自行車橫越美國、捐出腎臟給陌生人、讓《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刊登自己的填字遊戲等第一手的故事。讀者熱烈響應，寄來更多故事，我們便把它變成年度傳統。

這個月，我們摘錄一些多年來一直留在我們心裡的故事。它們是扶輪社員活力及多樣性的見證，它們凸顯了說故事所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藉由向潛在社員解釋加入時可以獲得什麼，各位的故事就是「扶輪是什麼」這個問題的最佳解答。

在今年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1 月號，因慶祝《國際扶輪英文月刊》110 週年紀念之際，暫停「那是什麼感覺」這個單元。這個專題明年 1 月會再度出現，因此趕快把各位的故事寄給《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請寄至 magazine@rotary.org，主旨註明為 What It's Like。



這些年來，我們刊登的大多數故事都是口述給本雜誌的編輯及撰稿人：Steve Almond、Frank Bures、Alain Drouot、Anne Ford、Vanessa Glavinskas、Briscila Greene、Geoffrey Johnson、Nikki Kallio、Heather Maher、Diana Schoberg、Bryan Smith、Reiko Tokiyama 及 Stephen Yafa。也感謝 Glen Adams、Victor Fleming、Allan Jagger、Peter Kavanagh、Linda Le Vine、Kim Lisagor Bisheff、Carol Metzker、John Miska 及 Ted Morris 提供其故事。

巧遇劫機，逃過一死

穆罕默德·法伊茲·基德瓦伊
MUHAMMAD FAIZ KIDWAI

巴基斯坦喀拉蚩卡薩茲 (Karachi Karsaz) 扶輪社

1986年9月5日一大早，我從喀拉蚩登上汎美航空73號班機。我和幾名同事要搭機前往加拿大進行扶輪團體研究交換之旅。我把包包放在頭頂上的行李置物櫃，脫下外套，在位子上坐好。就在那時候，我聽到有人大叫關上飛機門。然後我聽到槍聲。稍後機上廣播宣布該班飛機遭到劫機。

所幸這種巨無霸客機在駕駛艙有逃生窗，因此駕駛艙的機組員能夠跳下飛機。因此，我們就困在跑道上。我們看到劫機者。他們手臂都抱著大型武器，胸前掛著手榴彈。他們是巴勒斯坦人，他們要求機師返回飛機。他們想要飛往以色列，然後讓飛機在該地墜毀。他們叫其中一名乘客到機艙前面，射殺他，把他的屍體丟在柏油路面上。可是沒有機師登機，因此他們開始挑選其他乘客。

這讓我瞭解到這會是我人生的臨終時刻。我27歲，還沒結婚，也沒有孩子，事業才剛起步。我開始想：我此生做過什麼事？或許如果真主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可能可以為人類做些好事。我一直祈禱能

夠獲得這樣的機會。在伊斯蘭教裡，我們向真主祈禱，祈禱能夠有機會服務他人。

接下來6小時，每個人都很安靜。我們必須把手放在脖子後方。之後大家開始竊竊私語。我的團體研究交換團團長就坐在我旁邊，他在便條本上寫字。我說：「你在寫什麼？」他說他在報導所發生的



一切。天色開始變暗；然後大約10時半時，燈光熄滅，劫機者陷入恐慌。他們認為那是地面安全部隊的攻勢。於是他們把全體400名乘客及機組員聚集在飛機中央，然後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地掃射。我知道那就是末日了。我的交換團團長胸部中兩槍。坐在我後方的男子被手榴彈炸碎。我不知道我要如何逃過這一劫。

有一位年輕的女空服員跑去開啟緊急出口。所有的乘

客開始從那扇門逃出去，一名劫機者朝她開槍，她當場身亡。最後，槍聲停止。他們的子彈用完了。那時我跑到機翼上。我們有5個人，大家都往下跳，可是我看到他們受傷了。因此我冒險再次進入飛機，走到機艙前面，從緊急滑梯下來。

當我往航廈奔跑逃命時，聽到黑暗中有聲音說：「幫幫我！幫幫我！」我看不到，可是我朝那聲音過去。那是一個穿著白衣的高大男子。他說：「我摔傷脖子了。」我讓他搭在我的肩膀，背著他走到機場。後來，在他們送他去醫院前，這位男子對我說：

「我不知道我們此生是否會再見面，可是你救了我的性命。」那些話深入我腦海。我心想，要幫助人，要為世界帶來改變真是簡單。

在這些事件後，我有好幾個月都惡夢連連。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必須感謝我的扶輪友人。他們的友誼給我力量，提供我克服這個創傷的機會，找到那個偉大真理：在世界行善。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把你的秘密告訴你的扶輪社

杜尚「杜德」安吉烏斯 DUSHAN "DUDE" ANGIUS
加州洛斯阿爾托斯 (Los Altos) 扶輪社



1988年耶誕節前夕，我到機場接了我的兒子史蒂夫。他總是保持身體健康，但他瘦到讓人感覺不僅是臉色蒼白而已。我什麼也沒說，但耶誕節的早晨，我問他，「你還好吧？」

他說：「不，實際上，我很不舒服。」起初，他說自己有卡波西肉瘤，這是可能愛滋病的症狀。你知道，他不想提到這個詞。最後他說，「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時候，感染了這種病毒。」

那時我才知道他得了愛滋病。

我們被毀了。就我而言，接下來幾個月我的心情鬱悶。噢，我的天啊。我一直很累。我也試圖掩飾我的鬱悶，這簡直讓我受不了。當我想通之後，我說，「我必須想想辦法處理這件事。我決定告訴我的扶輪社。我想看看我們是否可以進行一項教育和宣傳計畫。」

我的孩子們堅決反對。他們想保護史蒂夫。他關心的是與愛滋病有關的恥辱。但是我

一再和他提起這件事。「如果我們能挽救一兩條生命，那不值得嗎？」我說，「任何真正關心我們的人都會支持我們。」他終於接受了這個主意。

我要告訴扶輪社的那一天，我感覺有點孤單。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但關鍵在於：我不在乎。我不得不告訴他們我兒子的事

由於我有運動方面的背景，我將它視為「比賽日」。我知道這場比賽怎麼打。我不想演一場煽動感情的戲。我只是想講我的故事，並問問他們是否有興趣成立一個愛滋病特別工作小組。

我站起來說話，當我提到史蒂夫的名字時，竟然沒有哽咽，我真的有點驚訝。我的下巴沒有顫抖。當我告訴每個人我有一個兒子得了愛滋病時，大家都感到錯愕。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會有得愛滋病的孩子。那是一般人過去的觀感。所以，是的，我想這讓他們感到震驚。我從他們的臉上看到震驚。

如果沒有人出來志願加入特別工作小組，我想我可能已經死了。但感謝上帝，人們做到了。他們流著眼淚向我走過來。我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站出來，包括我們扶輪社的大多數前社長。其中一個非常保守，跟他比起來，阿提拉

(Attila the Hun) 看起來就像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

你知道令人驚奇的地方在哪裡嗎？說出那個秘密幾乎讓我立刻擺脫了憂鬱。真的讓人鬆了一口氣！我想我沒有告訴那群人他們要怎麼做。他們不僅推出了洛斯阿爾托斯扶輪愛滋病專案。他們消除了我的憂鬱。我花了6個月的時間試圖掩蓋這些感覺，這個秘密跟著我6個月之久。沒有人應該獨自背負著那麼沉重的東西，即便是那些受愛滋病折磨的人或他們的親人也不應該。史蒂夫於1989年11月過世。

我講了我的故事6個月後，我們扶輪社另一位非常受歡迎的社員，在一次會議上站起來宣布他得了愛滋病。此舉確實得到了許多心存懷疑者的認同。

我講完故事後，很多人走到講臺前，告訴我說，我的勇氣很大。我說：「任何有靈魂的人都會做同樣的事。」他們不信。但這是真的。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請至 www.rotaryaidsproject.org 瞭解關於洛斯阿爾托斯扶輪愛滋病專案詳情。扶輪社家庭保健和預防愛滋病行動小組也在致力於這個問題。請至 www.rffa.org 查閱詳情。

入獄學乖

亞倫·彼姆 AARON BEAM

阿拉巴馬州羅柏達爾 (Robertsdale) 扶輪社

我曾經是「南方保健」(HealthSouth)的財務長。我在1984年共同創立這家總部位於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市的公司。到了1996年，它已經成長為「財星500大」(Fortune 500)的企業之一。同年6月，我們開始沒能達成業績目標。我的老闆說：「你們幾個得在帳簿上想想辦法，讓數字出現在該出現的地方。」

他真的把我們逼到無路可退。一切都不像他所說的：「回家想想，再回來告訴我你們決定怎麼做。」當晚，我的會計主任和我就埋首在帳簿中。他有幫審計員工作的經驗，知道他們的底線。因此他編造出金額夠小的項目，分散填在2,000筆明細帳裡，以免被人察覺。於是一切就這樣開始了。

我一走出辦公室，心情就糟到極點。我想要還原真相，但我知道我已經搞砸了。從那天起，我的人生徹底改變。我們所有牽涉其中的人都心想：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要怎麼擺脫這個困境？我開始酗酒。我討厭上班。隔年6月，我離開這家公司——拿到一筆可觀的離職金。我在阿拉巴馬州買了25英畝的地，種起果園，還蓋了一間大房子。我過著非常享受的人生。起初，每當電話或門鈴響起，我都以為是聯邦調查局(FBI)找上門。

但1998年過去了，接著是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

直到2003年，當時我正看著電視新聞，看到主播說：「今晚頭條報導是來自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的突發新聞。『南方保健』爆發巨額會計醜聞。假帳金額近30億美元。」

有一秒的時間，我眼前一片黑。隔天，我就打電話找刑事辯護律師。我知道我可能得入獄服刑10至15年。我知道政府會要求我歸還不法所得，他們也真的這樣做。他們幾乎沒收我所有資產。

最後，我只獲判3個月徒刑。我內人開車載我前往監獄。我走進去說：「我來報到了。」他們發給每個受刑人三套衣服。能帶進牢房的只有結婚戒指。對於像我這種曾經是財星500大企業財務長的人而言，真的是非常羞辱。但當你身陷囹圄時，你就只是個無名小卒。

在我出獄後，沒有人願意雇用我，因為我是個重罪犯。但是我需錢孔急，所以我開始幫人修剪草坪。四分之一英畝的地會花上我一個半小時，能賺到40或50美元。我在「南方保健」時，換算成時薪大約是500美元。而且除草是辛苦錢：6、7、8月的氣溫超過攝



繪圖：HARRY CAMPBELL

氏32度，而且又熱又濕。這工作我整整做了三年。我沒有賺到很多錢，但勉強撐得過去。之後當次貸危機爆發，全美國開始強調職業道德後，我開始演講分享我的經驗。

在我推著除草機時，我有點像是在腦海裡寫書。當你進了監獄而且失去所有物質財富後，你會自問：我怎麼會做出這麼糟糕的決定？我參與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企業詐欺案之一。我為什麼這樣做？

回首過去，都怪我自己太懦弱。我沒有反抗老闆。是我讓他說服我自己，做假帳是沒問題的。真的只能怪我沒有勇氣。要發揮職業道德、要每天做對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氣。發揮職業道德也需要練習。如果你每天都這樣做，就算哪天處境艱難，你也會有備無患。

口述由 Frank Bures 整理

亞倫·彼姆著有 **Ethics Playbook: Winning Ethically in Business** 一書。

坐輪椅環遊世界

蘇珊·席格 Susan Sygall
奧勒岡州尤金 (Eugene) 扶輪社



我用「輪椅騎士」來描述自己，就像別人會說自己是「單車騎士」一樣，因為我的輪椅就像腳踏車，是我獨立的泉源。它讓我可以環遊世界。我去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無所不去。我曾用一個月時間在歐洲自助旅行。我曾在澳洲野外露營 30 天，還爬上「烏魯魯巨岩」。沒有人料到我會去攀爬，但我靠著挪動屁股慢慢往上爬——雖然沒能登頂，但我盡力了。

1970 年代後期，我獲得大使獎學金前往澳洲從事畢業後工作。在那裡，我和一名同樣坐輪椅的朋友甚至靠搭便車遊遍紐西蘭，玩了 6 個星期。

經過扶輪贊助的那一年，我心想：「為什麼沒有更多身心障礙者意識到自己也可以

擁有這些精采的旅遊體驗？」正因如此，我在近 35 年前共同創辦「美國暢行國際」(Mobility International USA) 組織。「暢行國際」是全國性非營利機構，宗旨在於提升全球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及領導地位。我們從事許多服務，其中包括支持身心障礙者到國外求學、就業、教學或研究。我們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在世界各地扮演民間外交官的角色，一如四肢健全的人們。

我目前仍有相當密集的旅遊行程，主要是為了工作。我用的是一款輕量型輪椅，可以輕鬆拆卸輪子。我從不托運行李；我總是帶著一個能掛在輪椅椅背的後背包。

旅途中我必須克服的其中一個問題是障礙空間，無論

是建築物或洗手間。好比說就算沒有無障礙環境的洗手間，我也已經想到別出心裁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在我的回憶錄《不平凡的日子》(No Ordinary Days, 暫譯) 裡都有詳細說明。

我也必須處理態度的隔閡。有時，人們不直接跟我講話，而是跟和我同行、但不是身心障礙者的友人講話。有些人對於我能做的事早有定見，所以我得跟他們說：「對啊，我真的很想搭這艘郵輪或參加這趟旅行，如果其他每個人都都那樣做的話。」你必須知道怎麼樣做到友善卻又堅定。我的基本前提是：我想要擁有豐富精采的人生，而且我不打算退而求其次。

口述由 Anne Ford 整理